

第二十三章 分例被剋扣

蕭如初回到側殿的菩提樹下時，玉綴兩人果然已經急得團團轉，圍著那小沙彌一直詢問。

小沙彌一看蕭如初回來了，立刻跟見到了救星似的，連忙道：「女施主回來了！」玉綴與玉露兩人回身，果然見到蕭如初過來，面上的焦急之色一掃而空，換上了欣喜，齊聲道：「小姐！」

蕭如初對兩人笑了笑，謝過了小沙彌。

眼看著天色不早了，一行三人便準備回府，下山要比上山輕鬆，途中玉露一直在嘰嘰喳喳地說著在寺廟的見聞，十分興奮。

蕭如初皆是含笑聽著，偶爾問上幾句。

待上了馬車，玉露才意猶未盡地住了嘴，又問道：「小姐今兒與秦公子一道去看了什麼？」

玉綴嘲笑她道：「妳還記得問小姐？一路上光聽妳在那兒說個沒完了。」

玉露嘻嘻一笑，又搖了搖蕭如初的手臂，道：「小姐看到了什麼好玩的？」

蕭如初仔細回想了一下，唇邊不由得帶上些笑來，道：「好玩的倒是沒見到，聽到了一個小故事，說與妳們聽吧。」

玉露拍手笑道：「好好，奴婢最愛聽故事了，小姐快說。」

蕭如初輕咳一聲，一本正經地把秦流說的那個故事娓娓道來。

「從前山上有一座廟，廟裏有兩個和尚，有一天老和尚對小和尚說，從前山上有……」

不知過了多久，馬車中突然傳出一陣笑聲，惹得駕車的小廝很是好奇。

車裏三人笑做了一團，玉露眼淚都要笑出來了，喘著氣道：「奴婢還以為有什麼呢？竟然還有這樣的故事，誰想的？」

玉綴也笑她，「我倒是沒幾句便聽出來了，就妳還在不停地問小姐然後呢，怎麼這樣笨？」

玉露噘嘴道：「我如何知道？只以為小姐多說了幾遍而已，小姐這故事哪兒聽來的？」

蕭如初忍俊不禁道：「我也是聽別人說的，博妳們一笑罷了。」

三人在馬車中說著話，但沒多久，玉綴便收了聲，朝玉露使了一個眼色，玉露住了嘴，這才發現蕭如初不知何時已經靠在車壁上睡著了。

待回了唐府，已快到正午時候了，蕭如初回了明清苑，因為病未全好就卯時起床，還又是爬山又是拜佛的，折騰了好半日，只覺身子有些困乏，便回了正房午睡一番，午膳就推遲了。

玉綴伺候著她睡下之後，出了正房，原本在院門口說話的吹綠與疏桐兩人見她出來，疏桐立刻招了招手，喚道：「玉綴姊姊，能否過來一下？」

玉綴見了，走了過去，問道：「有什麼事情？」

疏桐躊躇道：「今兒是初一，五月的頭一天。」

玉綴微微一愣，緊接著恍然大悟，道：「該去領例銀了吧？」

疏桐連忙道：「正是呢，從前都是李嬾嬾去領的，一共五兩銀子，拿回來便放在耳房中備用。」

吹綠冷笑一聲，「那老虔婆，只怕都裝自個兒兜裏了。」

玉綴擺擺手道：「那倒不必管她了，人已經交給了正院，該如何處置，我們再插不了手了。」見吹綠閉了嘴，玉綴又道：「此事我知道了，每月除了例銀，還有旁的事情嗎？」

疏桐回道：「除了例銀，每季的第一個月第一日，庫房那邊都是有分派東西的，各個季節的布匹，還有茶葉這些物品，冬日分炭，夏日分冰，不過眼下還不熱，等到了六月才有冰來。」

玉綴點頭道：「我明白了，多謝妳提醒。」

疏桐忙不迭道：「玉綴姊姊客氣了，這是咱們應當做的。」

玉綴笑道：「方才我們回府路過東市，見著有人在賣鹽水嫩豌豆，小姐讓我們買了些放在灶房呢，妳們可以去吃一吃，待冷了便不好吃了。」

疏桐兩人道過謝，便都往灶房去了，玉綴又喚來玉露，讓她伺候著蕭如初，自己便往正院那邊去了。

玉綴到了正院，從側門進去，便是一個大院子，裏面人來人往，靠牆壁堆著一排酒甕，幾個小廝正在賣力往庫房那邊搬。

屋子裏走出來一個婦人，叮囑道：「都當心點兒，倘若摔壞了，仔細你們的皮。」那幾個小廝聽見了，連忙放輕了手腳，但是酒甕又太重，便有些承受不住，皆是彎腰駝背，好似一隻蝦米一般。

玉綴上前對那婦人見禮，道：「阮管事好。」

那人正是正院的管事娘子，見了玉綴，哼道：「原來是妳，我還道妳們明清苑今日不派人來了呢。」

玉綴賠笑道：「今兒隨三少夫人一早便去大悲寺拜佛上香了，來得確實晚了些，還請阮管事不要見怪。」

阮管事想想確實有這麼回事，便道：「行吧，妳隨我來。」

玉綴跟著她進了屋，裏面正有幾個丫鬟們在清點物資，她去了裏間一趟，回來手裏拿著一本冊子。

阮管事看著冊子念道：「五月一日，明清苑取，例銀三兩，水波綾兩匹，素雪絹兩匹，龍井一罐。」

她念畢，便有小丫鬟捧了布匹過來，放在桌上，又添了一個小罐子，裏頭裝的約莫就是龍井茶葉了。

玉綴愣了一下才問道：「敢問管事，每月的例銀不是五兩嗎？」

阮管事眼皮子掀了一下，語氣冷淡地道：「那是別的院兒。」

玉綴不由得皺了一下眉，「這有什麼不同？」

阮管事愛理不理地道：「妳摀個手印兒，拿走吧。」

玉綴低頭看了看那幾匹布，品質看上去都是不大好的，手一摸，做工粗糙便算了，甚至有些地方還起了線頭，兩端邊角都染了些許污垢，不知是哪一年壓庫房的布，這回扔給她們明清苑了。

玉綴心中不免有些氣，皺著眉道：「恐怕別的院兒分例也不是這樣的吧？」聞言，阮管事笑了一聲，並不搭理她，兀自指揮著那些丫鬟們，「手腳都麻利些，拖拖拉拉的做什麼？盤點東西，怕是天黑了都盤不完，沒吃飯嗎？」她催完，見玉綴仍舊站在那兒，便有些不耐地道：「妳若是不拿，便讓開些，別礙事兒。」

就在這時，簾子又被掀開了，門外進來一個丫鬟，眉清目秀的，瓜子臉兒，看起來文文靜靜的。

見到這個丫鬟，阮管事原本一臉的不耐立刻就緩和了，道：「紫喬姑娘來了，可是來領分例的？」

那名叫紫喬的丫鬟應了一聲，問道：「前兒就跟妳說過了，可備好了沒有？院子裏還有事兒，忙得脫不開身，我可是好不容易擠出了時間來一趟。」

阮管事又翻了翻手上的冊子，笑道：「早就備好了，怎麼又忙起來了？」

紫喬笑了一聲，無奈地道：「還不是少爺折騰的，非要給院兒改個名字，那些匠人們只說這個改不了，需得去重新訂做匾額，做就做吧，實在是麻煩得很。」

阮管事道：「原來的名兒不好嗎？又改成什麼樣的了？」

紫喬掩唇笑道：「不知他哪來的奇思妙想，改成了『待月齋』，那是個院兒來著，又不是書齋，好說歹說，就是不肯聽勸，今兒匾額都扛來了，一會子就換上去。」

阮管事應和道：「這名兒也好聽嘛，四少爺是個風雅人。」

「這話咱們倆說說就算，叫他知道了，只怕又要得意了。」

紫喬說著，又半掩著唇咯咯一陣笑，阮管事也賠著笑。

玉綴心裏訝異，想不到四少爺院子裏的下人丫鬟們竟然這樣隨意議論主子。

這時紫喬一轉眼瞧見了桌上的那幾匹布，哎喲一聲，語氣有些意味不明地道：「阮管事，這些莫不就是給咱們備好的？」她說著，兩根手指伸出來，捏起那匹素雪絹的邊緣扯了扯，癩癩地皺了皺鼻子，道：「妳這都擱庫房壓了幾年了？」

阮管事一看連忙道：「不是不是，紫喬姑娘弄錯了，這些不是四少爺院兒的。」

紫喬這才放心來，拍了拍手上的灰塵，道：「我說呢，想來妳也沒那膽子敢扣下我們院兒的東西。」

阮管事賠笑道：「哪能有這種事情？紫喬姑娘多心了。」

紫喬笑容甜美，彷彿意有所指地道：「正是呢，咱們都是為主子做活兒的人，不該自己拿的，那是半點兒也不能動，阮管事想來也是清楚的。」

阮管事不動聲色地瞥了玉綴一眼，臉上的笑容有些掛不住，乾巴巴地道：「是是，紫喬姑娘說得有道理。」她說著，連忙把冊子攤開來，念道：「例銀五兩，素雪絹三匹，水波綾三匹，冰絲綢三匹，龍井一罐，姑娘給點點？」

她話音剛落，便見一隻素白的手按在了冊子上，然後往後一拖，那冊子就被拖走了，她頓時大驚失色，對著玉綴叫道：「妳做什麼！」

玉綴不搭理她，把那冊子翻開了一瞧，便對紫喬道：「她哄妳呢，還有一匹織錦緞子，一罐保和香。」

紫喬臉一沉，接過冊子下意識看了眼。

阮管事臉色大變，伸手欲從紫喬手中搶冊子，紫喬手腳伶俐，往後一撤，挑起眉來，冷笑道：「我就說這個月的怎麼倒還不如前幾個月了，妳好大的狗膽！居然敢剋扣四少爺院裏的東西？怕不是從前的崔管事沒給妳做好榜樣？」

阮管事還要辯解道：「紫喬姑娘聽她瞎說什麼？她如何認得冊子上的字兒？」

玉綴在一旁涼涼道：「咱們明清苑的丫鬟，各個都識字兒的，又或者不識字兒的那個人是妳？」她說著，又從紫喬手裏把冊子取了過來，翻了幾頁，找到了明清苑，念道：「明清苑，五月一日，例銀五兩，水波綾三匹，素雪絹三匹，冰絲綢三匹，織錦緞一匹，龍井一罐。」

玉綴快速念完，簡直要被氣笑了，「除了沒有保和香以外，與四少爺院兒裏的分例是一模一樣的，妳剋扣也就罷了，竟然連這種陳年舊布都能拿出來，妳這是瞧不上我們明清苑嗎？」

阮管事撲過來就要搶那冊子，玉綴眼疾手快，把那冊子又塞回給了紫喬，她撲了一個空，登時急得一頭汗，怒道：「妳們做什麼？還有沒有規矩了！」

紫喬譏嘲道：「規矩？我們不過是要拿五月的分例罷了，妳倒說說，剋扣我們院的東西是個什麼規矩？誰給妳的膽子？」

阮管事見硬的不行，連忙軟下聲來安撫道：「紫喬姑娘，妳把冊子先給我，許是我年紀大了眼睛花，看錯了也未可知，待我重新看過，倘若有缺的漏的，定然一併補給妳。」

紫喬猶豫了一下，玉綴見她隻字不提明清苑，心中的怒火騰地一下子就起來了，冷聲道：「可千萬別給她，給了她，她把冊子一改，我們可沒地兒說理去！」

紫喬一聽也覺是這個理，便道：「阮管事先忙妳的，雖說我是個白丁，大字不識幾個，卻不偏聽偏信，這位明清苑的小姊姊說了不算，但是咱們主子近來閒得慌，我拿回去請他幫忙瞧一瞧，倘若妳沒短缺四少爺的，我自然拿回來還妳。」

聽了這話，阮管事頓時心急如焚，這要是給她拿回去還得了，四少爺那個性子，要知道是真短缺了，恐怕整個唐府都會被鬧個雞犬不寧。

阮管事立刻軟語求道：「別，紫喬姑娘，紫喬姑奶奶，妳先把冊子還來，咱們再慢慢說道。」

玉綴冷笑一聲，「這有什麼可說道的，剋扣了就是剋扣了，之前咱們跟妳說人話妳聽不進，如今來硬手段了，妳就沒法子了？但凡換了別的院子，妳敢這樣做？不過是瞧著我們好欺負罷了，都是給主子做事兒的，妳非要偷雞摸狗，把東西往自己懷裏放，不讓我們好過，就別怪我們不給臉了。」

紫喬這時道：「跟她囉嗦什麼，咱們先回，她不是要說道嗎？待我們回去一趟，再來好好與她說道。」

說罷，兩人轉身便走。

阮管事看著只覺得腦門上出了一把汗，急紅了眼，對著小丫頭們喊道：「還站著

做什麼，那是咱們正院的庫房冊子，能隨便給她們帶走嗎？快搶回來啊！」屋子裏的俱是些沒經歷過事情的小丫頭，聽了這話都面面相覷，遲疑地放下手中的東西。

阮管事卻是沒有耐心等她們了，眼見著玉綴兩人都出了門，立刻奔去院子裏，叫道：「把她們倆給我攔住！」

院裏的小廝們正在搬酒甕呢，聽了這話，連忙放下酒甕，要來抓玉綴兩人。紫喬機靈得很，一見這架勢，就知道手裏的冊子必然有問題，她有些興奮地一腳踹飛了一個甕，酒甕咕嚕嚕衝著那幾個小廝滾過去，嚇得他們連忙伸手把酒甕穩住，生怕打碎了，再一抬頭，那兩人早跑出了院子。

第二十四章 有人贈花

紫喬一手拿著冊子，一手拖著玉綴飛快地往庶子們所居院落的方向奔去，不時往後看看有沒有人追出來，同時格格的笑著，宛若灑落了一串銀鈴。

玉綴沒料到這麼個看起來文文靜靜的小丫頭撒起瘋來簡直讓人瞠目，比玉露有過之而無不及，或許也只有混世魔王一般的四少爺院兒才能養出這種丫頭了。

兩人跑了老遠，眼見著明清苑就在前面了，紫喬這才停下來，喘著大氣兒笑道：「這老貨，前頭好好與她說不聽，偏仗著自己識得幾個字兒欺負我們，回頭我必定要跟少爺告狀一聲，不揭下她一層皮來，她怕是不知道我們院兒的厲害！」

玉綴也是笑道：「可不是。」

紫喬又笑著道：「原來妳是明清苑的，方才我進屋便瞧見妳了，還以為妳是其他院子裏的去正院串門呢，這才沒有搭理妳，還請姊姊不要往心裏去。」

玉綴自然連聲道不會。

紫喬拍手笑道：「既然這樣，咱們可是一邊兒的人了，從前四少爺便叮囑我們，倘若碰見明清苑有事，要過來搭把手呢，若有咱們幫得上的忙，還請姊姊和三少夫人千萬不要客氣，否則叫少爺知道，又要說咱們躲懶了。」

說著，兩人便到了明清苑門口，紫喬親親熱熱地道：「姊姊先回去，這冊子我帶回院裏去向少爺稟明，咱們這樣被欺負，便是拋開臉面，也要叫她們正院的人知道咱們的厲害！」

說完，也不等玉綴多說什麼，紫喬就拿著東西走了。

看紫喬的言行，就知道她是個潑辣爽利的性子，與她的外表全不符合，玉綴想起從前蕭如初說靜若處子，動若脫兔，覺得約莫便是這樣了。

她無奈地搖了搖頭，轉身進了院子，回了正房，就見蕭如初正在翻找什麼東西。

玉綴連忙道：「小姐在找什麼？」

蕭如初微微皺著眉，「今日在山上買的那個扇墜兒，妳見著了嗎？」

「不見了嗎？奴婢幫您找找。」

兩人遂又找了半天，但正房和東廂，各個地方都找遍了也沒見著。

蕭如初無奈道：「罷了，實在不見了也沒法子。」

這時候，玉露哼著小調兒進院裏來，手裏抱著一捆什麼，見了蕭如初，便笑道：

「小姐您瞧。」

蕭如初走過去一看，她懷裏抱著一捆艾草，香氣撲鼻。

玉綴道：「這是哪兒來的？」

玉露嘻嘻笑著回答，「方才想起來咱們打絡子的線沒了，出府買了些，正巧見著有人在賣艾草，也買了點回來，都是新鮮的，妳瞧瞧。」

細長的葉子顏色蒼翠，即便是在午後，也半點沒有枯萎的樣子，蕭如初撥弄了一下，便挑了些不錯的葉子摘下來，一邊道：「剩下的便拿去熏屋子吧。」

玉露脆生生地應了，把艾草拿去放，蕭如初拿著手中的那一捧新鮮艾葉，面上若有所思。

玉綴見了便道：「小姐拿這些有什麼用？」

「也不知用不用得上。」

蕭如初說著又回身進了東廂，把艾葉一一分開來，攤放在窗臺上陰乾，見玉綴跟了進來，欲言又止，便道：「有什麼事要說？」

玉綴想了，還是把今天在正院裏發生的事情說了，末了又道：「那冊子叫四少爺院裏的丫鬟拿回去了，」她說著，面有不安，「奴婢是不是給小姐惹麻煩了？」

蕭如初先是訝異，後來便明瞭她的意思，笑道：「妳做的沒有錯，理在咱們這邊，怎麼能算是惹麻煩？倘若妳今天沒有指出她們的錯，忍氣吞聲地拿了那些東西回來，她們日後只會越發放肆了。」

蕭如初說著頓了頓，才語重心長地道：「雖然說與人為善，但是妳要知道，這世界上不是人人都守本分，知足常樂的，有許多人要的便是便宜占盡，別人過得不好，她們心裏才舒坦，倘若別人過得好了，那些人就跟渾身長了刺兒似的難受。」

似乎確實是這樣……玉綴聽罷，若有所思地點頭應道：「奴婢明白了。」

等到了晚間，蕭如初正在東廂看書，卻聽外頭鬧哄哄的，憂心發生了什麼事情，便擱下書出門一看，正好見著玉露過來。

玉露幾步上前，趕緊向她道：「是四少爺那邊來人了。」

玉露話音才落，來人就已經被帶過來了，領頭的正是紫喬，她笑嘻嘻地向蕭如初矮身見禮，道：「三少夫人好，奴婢來給您送分例了。」

她說著，又讓了開來，身後站著幾名丫鬟，手中俱捧著錦緞布匹物事。

蕭如初先是道謝，而後略有些好奇地道：「怎麼是妳們來送？」

紫喬笑道：「下午正院派人自個兒送來的，順路就把明清苑的一併也送過來了，少爺便命奴婢們把東西送來明清苑。」

蕭如初心中了然，今日聽玉綴所言，正院壓根沒把明清苑放在眼裏，哪怕被當場揪出了剋扣的事實，恐怕也想不起來送分例給明清苑，或許是唐懷瑜又去了一趟正院，如今她才能夠收到這些。

蕭如初道：「那就麻煩妳們了，幫忙向四弟轉告一聲謝。」

紫喬笑道：「三少夫人客氣，這是奴婢們應當做的，話自然會為三少夫人帶到，請三少夫人放心便是。」

她說完，便與蕭如初告辭離去了。

玉綴幾人一齊把那些布匹綢緞搬進庫房，清點之後，玉綴咦了一聲。

蕭如初道：「怎麼了？」

玉綴道：「她們莫不是弄錯了？多了三匹布呢。」

玉綴又從頭點了一遍，發現每種布料都多出了一匹。

蕭如初在一旁看著便道：「把多出來的都挑出來給她們送過去，或許是弄錯了。」

玉綴應下，收拾好了之後，便出門去了，過了許久才回院子來。

進了正房，玉綴對蕭如初道：「她們說這就是給咱們院兒的，多了便多了，死活都不肯收回去。」

聞言，蕭如初想了想，從妝臺下的匣子裏取出幾盒製好的香來。

玉綴見了有些驚訝地道：「這不是……」

蕭如初自顧自把香盒整理好，放到一個新的雕花匣子裏，口中淡淡道：「香就是用來熏的，倘若收著，氣味和效用也就不如從前了，這香不太適合我，還是送給能用的人才不算浪費了它。」

她說完把那匣子輕輕合上，交給玉綴，道：「無功不受祿，我們總不好白白拿人家的東西，這香妳就給她們院子送過去，別的不必提起。」

玉綴欲言又止，可見蕭如初神色如常，終究把話又嚥下去了。

「奴婢省的。」她說著就帶著匣子出去了。

屋子裏的燭火顫顫跳躍著，過了一會兒，蕭如初才恍惚回過神來，那香並不是她調製的，而是林氏留下來的，名為「舊局」，品相上乘，香氣清冽，卻又如春風拂面。

那幾盒香與蕭如初平常製出來的香大不相同，並不適合給女子熏用，蕭如初製出來的香，大多都是甘甜溫和，聞起來纏綿綿綿，在鼻尖揮之不去，即便是她最喜歡的青山貫雪，也有這樣的弊端。

蕭如初從很久之前就想著要調出與舊局一樣的香來，但是這麼多年，她不知試過多少次了，從未成功過，她深刻地意識到，自己的調香手法差了林氏一大截。

蕭如初也不知自己是怎麼想的，竟然把僅有的三盒舊局全數送給了唐懷瑜，她想了想，或許也算是念著他的好，她長到如今十幾年，除了玉露與玉綴以外，從未有人為她出過頭，也從未有人想到過她。

她得到的東西少，便越發珍惜，有人待自己好，可以不說謝，但是心裏要記得，即便唐懷瑜只是舉手之勞，順便關照自己同胞哥哥的妻子，但是受了恩惠的人終究是自己，她不能欠別人的。

隨著端陽節越近，唐府到處都掛上了艾草，以驅百蟲，每個院兒都分派了一罈子雄黃酒和粽子，蕭如初向來不愛飲酒，只淺淺嘗了一口，便被那酒氣嗆得臉頰飛紅，索性都賞給了玉露幾個人吃。

明日便是端陽節了，之前擱在東廂窗臺上的艾草都陰乾了些，蔫溜溜的，蕭如初取來一些放進陶杵中搗成了汁，屬於艾草特有的香氣便充盈在整間屋子，艾草的

香氣過於濃烈了，蕭如初想了半天，又加了一些丁香進去，試圖壓一壓艾草的氣味。

結果艾草的氣味沒壓住，和丁香混合在一起，味道更是怪異，說不上難聞，但聞起來就是有些刺鼻，這是失敗了，蕭如初實在沒忍住，直接倒在窗臺下做花肥了。就在這時，玉露進了院子，見蕭如初在窗前，便笑嘻嘻地喚道：「小姐，有人送東西來。」

蕭如初一愣，定睛看去，果然見她手中捧著一個布包，疑惑道：「哪兒送來的？」
「是門房方才送過來的，也沒說是誰送的。」她說著便進屋來，將那布包放在案几上，道：「小姐先看看？」

蕭如初實在想不到誰會給自己送東西，唐府外的人她認識不多，總不能是蕭府裏頭送過來的吧？那就太意外了，她這麼想著，便把那布包打開來。

布包嚴嚴實實的，包了一層又一層，可見包裹之人的慎重和用心，隨著包裹打開，蕭如初忽然聞到了一陣清淡的花香，特別熟悉，彷彿在哪裏聞見過，但是細細一想，又說不上來。

蕭如初手中的動作加快，將最後一層布揭開，其中的物事便露了出來，玉露發出一聲驚訝的聲音，便是蕭如初也有些愣住了。

那布包中其實也並不是什麼珍貴的東西，而是一捧花兒，雪白的花朵朵完整，被靛青色的棉布映襯著，顯得極其好看，看得出是精心挑選過的，花朵俱是將開未開的狀態，花苞半合，如同含羞的少女。

這是……大悲寺的山梅花？

玉露伸手拿起一朵來，湊到鼻尖輕輕嗅了一下，然後又仔細地端詳著，訝異道：「小姐，這是什麼花兒？好香。」

蕭如初愣了一下才答道：「是山梅花。」

玉露嘻嘻笑道：「這名字好生奇怪，與梅花是一家的嗎？」

蕭如初搖搖頭，「梅花冬天開，怎麼能一樣。」

玉露將手中那朵花放下來，神色好奇道：「是誰送來這麼一大包花？」

蕭如初想了想，有些遲疑地道：「是……一個朋友。」

這麼說著，她便想起那個男子來，說話做事總是斯文有禮，和和氣氣的，雖然偶爾有促狹之時，卻反倒令人感到親近，書上說翩翩君子，溫潤如玉，約莫就是這樣的了。

想到這裏，蕭如初讓玉露去打來清水，將那些山梅花的花瓣都輕輕沖洗一遍，然後放到窗臺的風口處吹乾，又將之前陰得半乾的艾草取來，放進陶臼中搗成汁液，倒出來，攔在一旁。

待那些山梅花的水珠都乾了之後，蕭如初拿了一部分照例搗成泥，清淡的香氣頓時蔓延開來，往其中加入幾片薄荷葉和二兩白芷，繼續搗汁，分三次把艾草汁加了進去，直至其完全混合為一體。

她心裏想著事情，手上的動作便有些漫不經心，也沒有仔細嗅聞，反而是玉露趴在案几上盯著看，深深嗅了一下頓時驚喜道：「小姐，這個香氣好聞，是您自己

想出來的方子嗎？」

蕭如初回過神來，沒有答話，只是取來曬乾的桃花和老山檀香片碾成粉末，一起倒入花泥中，攪拌均勻，然後再封起來，放在後窗下的小几上，這裏風大，需要陰乾十二個時辰。

到了晚間，蕭如初看了看外頭的天色，夜幕四臨，便叮囑玉露道：「我出去一趟，稍後便回。」

玉露連忙道：「小姐要去哪兒？奴婢隨您一道去。」

蕭如初拒絕道：「天色暗，我一個人去便可，來回不過一盞茶的時間。」

她說著，便出門去了，特意繞去灶房拿了兩個火摺子，這才順著遊廊往花園的方向走去。

這幾日闔府上下熏了艾草，寂靜的草叢中也聽不見蟲鳴了，倒是廊下掛著的畫眉鳥兀自蹦跳著，啾啾鳴叫。

蕭如初拎著一盞小小的燈籠，穿行在遊廊中，燈光映照著廊柱，四周物品投影在地上，頗有幾分詭譎的意味，就在這時，往後院去的岔道突然走出來一個人，同時蕭如初又嗅到了幽幽的香氣，不由得呼吸微微一滯。

然而此時再躲開也來不及了，那人明顯看見了她，立刻加快腳步過來，笑著道：「弟妹這麼晚了，要去哪兒？」

那人正是唐懷瑛。

此時見他，蕭如初便想起當時和玉露路過花園時撞見的事情來，這回又見著他從後院過來，心中總覺得十分不自在，不大願意與他說話，遂抿唇答道：「下午去佛堂送經書，落下了東西，這會兒正要過去尋，二哥怎麼在這？」

唐懷瑛笑了一聲，走近道：「這合該我與弟妹有緣，我方才從後院過來，這就遇見了弟妹……」他說著，一面上下打量著蕭如初，笑容中帶著幾分令人不適的意味。

蕭如初只覺得渾身的寒毛都豎起來，見他這副神色，如何猜不透他的意思。

唐懷瑛又走近幾步，低聲含笑：「三弟如今不在府中，弟妹夜裏可寂寞得緊？」

蕭如初猛地退後一步，提高聲音道：「二哥自重！」

唐懷瑛原本正欲再說幾句，被這一聲高喝嚇了一跳，連忙左右四顧，口中道：「弟妹這是怎麼了？一驚一乍的……」

蕭如初冷聲道：「二哥，我方才從明清苑過來，正碰著二嫂在尋你呢，許是有什麼急事，你不回院子看看嗎？」

唐懷瑛原本起的幾分心思被她方才那一聲高喝嚇得沒了影，再加之他才從後院回來，想想來日方長，那份慾念又暫且淡了一些，只是假笑道：「這麼晚的天兒，弟妹走夜路可要留神點兒，萬一碰著點什麼，那就不好了。」

蕭如初語氣生硬道：「多謝二哥關心。」

見她有了防備，唐懷瑛便只得訕訕離去，蕭如初心中鬆了一口氣，確定他真的走了之後，這才提著燈籠繼續往花園去。

待到了花園中，蕭如初仔細地觀察著兩側的花木，直到看見一叢茂盛的迎春花。那迎春花的枝條密密麻麻地緊挨在一起，此時花已經開敗了，唯有翠綠的枝葉蔥蔥鬱鬱地生長著。

蕭如初左右看了看，便吹熄了燈籠，撥開枝條，一條隱蔽的小徑露了出來，這便是當初唐懷瑜帶著她們出來的那一條路了。

順著小徑往深處去，當兩側的花木枝葉漸漸稀疏起來，蕭如初便知地方到了，緊走幾步，果然見著前方出現了一片圍牆，同時，一陣清淡幽靜的花香順著微風送來，那是瓊花，也是蕭如初此行的目的。

第二十五章 深夜鬧事

瓊花又稱曇花，只在夜裏盛開，一個多時辰便會枯萎，香氣清淡而素淨，有月下美人之稱，花朵大，色澤多呈現出溫潤的白，如同一塊美玉精雕細琢出來的一般，極其漂亮。

蕭如初調製的香，需要一味香氣來醒香，倘若用得不好，這香便會失敗，她思索了半天才想起當初在這院子外驚鴻一瞥的瓊花。

如今那香氣傳來，顯然是瓊花恰恰已經盛開了，蕭如初循著香氣往前走去，果然在園子門側的角落裏看見了一叢瓊花，上面簇擁著幾朵瑩白的花，彷彿在夜色中能散發出光暈來。

蕭如初緊走幾步，又將燈籠點起，昏黃的燭光照在那半開的瓊花上，如同上好的羊脂玉一般，美輪美奐，令人不由得為之驚歎。

她在旁邊守了一會，直到有幾朵花已經完全盛開，可以看得見其中淡黃的花蕊，香氣漸漸濃郁起來，這才伸手摘了幾朵下來，迅速將花瓣往中間攏起，再取出帶來的紅繩將花瓣密密纏住、打結，放入袖袋中，這樣是為了防止香氣散去。

就在這時，忽然院牆內傳來吱呀一聲，是門軸轉動的聲音，蕭如初手中的動作微微一滯，那聲音距離她太近了，彷彿就在身後一般，即便是她，心中也不禁一驚。蕭如初迅速抓起一旁的燈籠，往後看去，只見那園門居然開了！門後走出來一名白髮蒼蒼的婦人，打了個照面，兩人都愣住了。

蕭如初是沒有想到，這兒居然真的住了人！之前唐懷瑜不是說，秋聲園中沒有人住的嗎？

那老婦人見了生人，面上露出些驚惶之色來，立刻往後一縮，動作靈敏地簡直不像是她這個年紀做得出來的舉動，然後門匡地一聲又猛地合上了，緊接著，門後傳來上門栓的聲音，彷彿是很怕蕭如初一般。

為什麼？

蕭如初將燈籠稍微舉起來，燭光照的範圍便稍微廣了一些，她發現院子門口放著一個碗，那碗上面佈滿了陳年的污垢，缺了好幾個口子，當中放著一個黑漆漆的東西，待湊得近了，才看清楚那是一個乾巴巴的高粱餅子，還燒糊了。

這說明是有人定期來送食的，很顯然，方才老婦人是要出來拿這高粱餅子，然後不巧撞見了過來摘瓊花的自己。

住在這裏的人究竟是誰？唐懷瑜上次來這裏是做什麼？

蕭如初在門口站了一會兒，這才懷揣著滿腹疑惑原路返回去，待到了明清苑時，一院子裏的人都找瘋了，玉綴幾人見著蕭如初回來，這才大大鬆了一口氣。

玉綴道：「奴婢就出去一陣子，回來見少夫人不在，玉露也是一問三不知，叫奴婢好生擔心。」

玉露委屈道：「少夫人不讓我跟著，我如何能知道少夫人去了哪裏？」

蕭如初笑道：「今兒天悶得很，我去了花園散散心，妳們不必緊張，再說，如今不是回來了嗎？天色不早，妳們都去歇下吧。」

玉露與疏桐吹綠三人便去了，玉綴跟著蕭如初進了正房，伺候她梳洗，小聲道：「方才二少爺、二少夫人那邊鬧起來了，好大的陣仗。」

說起二少爺，蕭如初便想到了今天遇到唐懷瑛的事情，心中不由得一陣不適，卻也不好說出來，只是順著問道：「鬧什麼？」

玉綴道：「彷彿是二少夫人同二少爺吵架了，一路鬧去了正院，闔府都騷動起來了，也不知究竟出了什麼事兒。」

蕭如初想了想，心中略微猜到了七八分，遂岔開話題道：「明兒便是端陽節了，也是熱鬧。」

「可不是呢。」玉綴笑著接話，忽然又嗅了一下，問道：「小姐身上好香，是什麼香？怎麼沒聞過？」

聽了這話，蕭如初才想起袖袋中的瓊花，連忙取了一張乾淨的絹帕，把瓊花一一擺放在上面。

玉綴見了訝異道：「這是……瓊花？」

蕭如初仔細整理好那些花瓣才道：「正是瓊花，拿來入香是很不錯的。」

她說著，又取來清水將外面輕輕沖洗一遍，再將綁縛的紅繩解開，霎時間幽幽的花香傳了出來，充盈在整間屋子裏，沁人心脾。

蕭如初將之前盛放山梅花花泥的瓷盅拿過來，將一部分瓊花的花瓣放進去，細細搗碎，最後放入花蕊，搗成花泥之後，再次封了起來。

封上一整晚再取出來加入菜莢子研磨的細粉，混入蜂蜜，將花泥放入印模中，反覆捶打之後捏壓成餅狀，陰乾五日，最後以紅泥小爐焙火烘乾，便可以取出來焚用了。

做好這些之後，玉綴便伺候著蕭如初梳洗完畢，正欲睡下之時，外頭突然傳來了急促的拍門聲音，絲毫不顧及這麼大晚上的用力敲門，是否會影響到別人。

玉綴與蕭如初對視一眼，玉綴道：「奴婢去看看。」

她出門後，蕭如初站起身來，取了一件外裳披上，推開窗往外看去，只見玉綴快步穿過庭院，往院門走去，不出片刻，便聽見有隱約的人聲傳來。

過了一會兒，玉綴回來，她路過庭院時，一眼便望見站在窗邊的蕭如初，腳步微微一頓，爾後加快速度進得房來，臉色有些難看地道：「是正院那邊，老太太叫您過去一趟。」

蕭如初眉頭微蹙，「可有說是什麼事情？」

玉綴搖搖頭，「奴婢問過了，卻不肯說，只是催促著說老太太正等著呢。」

蕭如初心中微微一沉，「先換衣裳，我們過去看看。」

「哎。」玉綴應了，連忙伺候蕭如初換衣裳。

玉露幾人也被這動靜驚起來了，連忙過來幫忙，不出片刻，蕭如初便收拾妥當，一行人往院門口去了。

院門口正守著兩名丫鬟，見她過來先行了禮，又催促道：「老太太正等著呢，煩請三少夫人立刻過去一趟。」

蕭如初點點頭，吩咐了玉綴跟著，玉露等人即便心中擔憂，卻也只好在明清苑裏等著。

兩名丫鬟在前頭打著燈籠，步子邁得大，行色匆匆，蕭如初跟玉綴緊跟著，沒走多久，斜前方傳來一個聲音道：「這麼晚了，是要去哪兒？」

迎面正走來一個人，靛青色的衣袍，手裏握著摺扇，後面帶著小廝，看樣子正是從外邊回來的，不是唐懷瑜是誰？

兩名丫鬟連忙行禮，道：「老太太傳三少夫人過去呢。」

唐懷瑜往蕭如初這邊掃了一眼，笑道：「這麼晚過去正院嘮嗑嗎？問的是什麼事？」

「這……」兩名丫鬟遲疑著對視了一眼，最後埋頭道：「奴婢不知呢，只是說要請三少夫人過去。」

聞言，唐懷瑜含笑以摺扇敲了敲手心，往旁邊讓了讓，道：「既然是祖母要見，那就趕緊去吧，別耽誤事情。」

兩名丫鬟還以為碰著這位煞星，少說還要糾纏一會兒呢，萬萬沒想到這麼輕易就被放行了，先是愣了愣，然後忙不迭告辭，繼續打著燈籠往前頭走去。

蕭如初看了看唐懷瑜，他正半靠著廊柱，有一下沒一下地用摺扇敲打著手心，面帶沉思之色，見她轉頭望來，便挑起眉來，露出一個促狹的笑容來。

蕭如初並不多言，對他微微頷首，跟上了兩個丫鬟。

來到正院附近，蕭如初就見正院燈火通明，幾名丫鬟小廝在門前守著，見蕭如初一行人過來，連忙有人進去通稟，不多時便回轉，道：「老太太讓三少夫人進去呢。」

蕭如初聽罷，順口問道：「可還有別人在？」

那丫鬟支吾了一聲，答道：「不少呢，您進去便知道了。」

待蕭如初進得小廳，當真如那丫鬟所說，人還真不少，也不知是如同她一樣被半夜叫來的，還是自個兒趕來湊熱鬧的，除了老太太以外，主母柳氏，楊氏和唐懷瑤，謝氏，甚至還有幾個蕭如初沒見過的面孔，瞧那模樣，許是姬妾姨娘之流。不知為何，唯獨缺了一個唐懷瑛。

蕭如初暗暗皺眉，抬起頭來又是神色如常地上前給老太太和柳氏幾人見禮，謝氏冷笑一聲，不說話。

而老太太面沉如水，一雙眼睛雖然渾濁，但是眼神十分犀利，她緊緊抿著嘴，便

顯得她面上的法令紋越發深刻起來，看上去嚴厲至極。

老太太盯著蕭如初道：「妳今晚去哪了？」

一時間四五道目光一齊看了過來，意味不明的、揣度的、看好戲的都有，蕭如初微微垂眸從容回道：「回祖母的話，我西時去佛堂送經書，落下了一個桃核雕的扇墜兒，晚間想起來，便順著花園的路尋了一遍。」

老太太語氣沉沉，「可尋到了？」

「不曾。」

老太太盯著蕭如初慢慢道：「老身這裏拾得了一個香包，有人說，聞著這香氣，倒似乎是妳的，妳看看是不是？」

她說著，旁邊立刻有一個丫鬟將手裏的香包遞了過來。

蕭如初迅速瞟了一眼便知道那香包不是自己的，桃色的緞子上繡著薔薇戲蝶圖，裏面散發出幽幽的熟悉香氣。

蕭如初淡淡回道：「這不是我的香包。」

一旁的謝氏笑一聲道：「這香氣我聞著便覺得熟，闔府上下，也就妳一個會調香弄粉的，不是妳的還會是誰的？丟了東西就要認，也沒什麼不好開口的，虧得是我拾到了，倘若換了別人，聞著這香氣好聞，只怕要昧下了呢。」

上頭坐著的老太太耷拉著的眼皮子下，眼神銳利如刀子，屋內氣氛沉悶，令人十分不自在，倘若換了別人，聽謝氏把話說得十分緩和，又著意給自己遞臺階下，只怕為圖脫身，就會接了這話頭。

只可惜在此的是蕭如初，她揣度著今天這陣仗，又想起晚間碰到的唐懷瑛，似乎是從後院過來的，心中便明白無論如何這話都接不得。

於是蕭如初越發謹慎地答道：「二嫂心善，但是這香包確實不是我的，我除了今天丟了一個扇墜之外，並沒有丟過香包。」

謝氏皺了一下眉，眼神不善，語氣也有些刻薄起來，「那可就奇怪了，我聞著這香氣，跟妳平日裏熏的香是一樣的。」

蕭如初抿了抿唇道：「許是二嫂記錯了，二嫂有所不知，這香包中加了一味龍腦香，我向來是不大喜歡這個味道的，所以從來不用加了龍腦香的香料。」

謝氏聞言一把奪過那香包，將信將疑地放在鼻端嗅了嗅，一股子甜膩的香氣頓時湧進鼻腔，但是她既不會調香，也不懂龍腦香是個什麼味兒，自然聞不出來。

謝氏將那香包狠狠攥在手中，語氣有些不快道：「妳說不是妳的就不是妳的了？空口說白話誰不會？」

這分明是無理取鬧，蕭如初側過頭去，聲音有些冷了，「二嫂既然不信，又何必特意來問我，只怕我有八張嘴說話，妳也是不認的，既然二嫂要說這香包是我的，就請二嫂拿出些證據來才是。」

聽了這話，一向與謝氏不對盤的楊氏也開了腔，「三弟妹說得也有道理，她說不是她的妳不相信，那妳請她來到底是為什麼？妳興師動眾地把大伙兒叫到老太太這兒來，究竟是出了什麼事情？倘若只是妳拾了一個香包，也並不是什麼大事，大半夜的何必這樣折騰？」

謝氏聽罷，突然神色一變，撲簌簌落下淚來，向老太太哭訴道：「老祖宗，今兒我是沒臉了，但有些話是無論如何也說不得的，事情到這種地步，也只能胳膊折了往袖子裏藏，只求來日那事情鬧開了，老祖宗發個善心，讓我去佛堂裏頭念經打坐，也不至於使您蒙羞啊！」

眼見事情急轉直下，一屋子人都愣住了，謝氏哭得梨花帶雨，抽抽搭搭，好不可憐，於是眾人的目光便又轉向了蕭如初，各自思量起來。

老太太頓時沉了臉，盯著謝氏看了一眼，道：「哭哭啼啼做什麼？老身自會為妳做主！」

一聽這話，謝氏便收了聲，哭聲漸弱。

老太太又將目光投向蕭如初，嘴角微微下撇，滿臉怒容，她拿過香包擲在地下，問蕭如初道：「這是不是妳的？」她說完，又挨個指了一屋子的人，語氣陰沉沉道：「這闔府上下的女眷，個個都在這裏，沒人識得這香包，老二家的說在妳那兒見過這樣式的，妳承不承認？」

聽到這裏，蕭如初忽然便有些明白了，她抬起頭來看了一眼老太太，旁邊是正以袖拭淚的謝氏，又掃了周圍眾人一眼，心中湧現怒意。

她們不知道這香包是誰的，只知道發生了很嚴重的事情，甚至關乎到了唐府的臉面，所以今天這事情必然要有人來背鍋，至於背鍋的是誰，那並不重要，而自己根基淺，又不為老太太所喜，自然是絕佳的好人選了。

蕭如初抿了抿唇，站直了身子，微微抬起頭來，鏗鏘有力地道：「祖母這話卻錯了，沒有做過的事情，又怎麼能認？這香包不是我的，我自然不能承認。」

她話音一落，只聽上頭「噹啞」一聲輕響，有什麼東西急速朝這邊飛來，蕭如初反應迅速地退後一步，緊接著「砰」的一聲，一只瓷杯在腳旁邊摔了個粉碎，熱茶潑濺開來，染上了蕭如初的裙襪。

第二十六章 險些背了偷情黑鍋

在老太太拿杯子砸蕭如初的瞬間，整間屋子的空氣都凝住了，所有人都屏氣凝神，大氣都不敢出，但就在這時，門砰的一聲被撞開了，眾人的目光不約而同投過去，只見唐懷瑜正收回腳，揮了揮袍子下襬，笑嘻嘻地進屋來。

他左右看了看，目光在地上四分五裂的瓷片上一掃而過，爾後看著眾人笑道：

「哟，這麼熱鬧？看來我這趟是來對了。」

唐懷瑜說著，旁若無人地揀了一張椅子坐下來，懶洋洋地半靠著椅背，見蕭如初還站著，便拍了拍右邊空著的一張椅子，道：「三嫂嫂，坐啊！站著做什麼？」

誰也沒想到這煞星突然間就過來了，一時間，眾人皆是面面相覷，上頭老太太的臉色越發不好看了。

老太太語氣不悅地道：「你來做什麼？」

唐懷瑜挑了挑眉道：「大家都來得，偏我來不得？祖母偏心眼兒啊。」

三兩句就給人扣了個大帽子，老太太差點被他氣著，索性閉了眼，不搭理他，沉下聲音對蕭如初道：「妳自己做了什麼事情，妳不承認？」

蕭如初微微抿了抿唇，還是同一句話，「沒做過的事情，自然是承認不得的，孫

媳自進唐府以來，若無必要，輕易不出院子，不記得自己做過什麼大逆不道的事情惹得祖母和二嫂這樣生氣，我是個愚笨之人，還請祖母和二嫂明示才好。」明示？那種事情怎麼能擺在明面上說！

老太太額上青筋跳了跳，正欲說話，卻聽蕭如初話鋒一轉，對一旁的謝氏道：「不過我這裏卻是知道一樁事情，藏著沒敢說出來，怕二嫂聽了傷心。」

乍聽這一句，謝氏心裏頭頓時咯噔一下，強自鎮定道：「什麼、什麼事情？」

蕭如初看著她，語氣意味深長道：「二哥怎麼不在？」

謝氏的臉色頓時煞白一片，哆嗦著嘴唇，紅著眼睛轉向老太太聲音顫顫道：「老祖宗，夫君他在外面招惹了那些個花花草草，我向來都是通情理的，也從未有阻攔過他半點，眼看著院子都要擠不下了，但是如今……如今他招惹的……可不是外邊的，我不敢有半點隱瞞，這才來求了您，我人微言輕，當不得事，可是唐府還要臉面吶！」

聽到這裏，老太太的臉又沉了下來，一雙眼睛如刀鋒一般，一一掃過屋子裏的人，眾人只覺得那目光如刀子似的，好似要刮下一層皮肉來。

就在眾人噤聲不語的時候，一旁的唐懷瑜忽然嗤笑出聲，「我道是什麼事這麼大晚上的興師動眾，聚了一屋子的人在這。二哥惹出來的事情，直接問他不就得了，再說了……」他的笑容促狹道：「二哥這光景又不是一天兩天了，誰還不知道他那點事情？祖母不如問一問這屋子裏的下人們，十個怕是有九個知道，偏妳們跟聾了似的，一點風聲都沒聽著。」

老太太看向他，語氣隱隱含怒，「這麼說，你是知道了？」

唐懷瑜哈哈一笑，渾不在意地道：「我自然是知道啊，您問問大哥大嫂，他們知道不知道？」

這話一出，唐懷瑜頓時一縮脖子，把臉埋在了茶盞後面，楊氏沒料到看熱鬧也能惹來這無妄之災，只得乾笑一聲，道：「四弟這話怎麼說的，我們知道什麼？」

唐懷瑜笑著搖了搖摺扇，「恐怕整個府裏上下，只有兩個人不知道了。」

聽到這裏，謝氏的臉色半青半白，好似開了個染坊似的。

老太太的臉也鐵青著，又摔了杯子，「是誰？」

唐懷瑜懶洋洋蹣跚著腿，道：「問我做什麼？這事問二哥啊，誰惹出來的事情，脾氣朝誰發去，他又不是我生養的。」

唐懷瑜幾句話就把老太太氣得差點厥過去，一群人連忙上前去撫背帶捶肩的，好一陣子才緩過來。

楊氏責怪道：「四弟你可少說幾句吧，把祖母氣著了可如何是好？」

唐懷瑜彎起一個笑來，二郎腿搖搖擺擺，那模樣十分惡劣，就差在臉上寫著「高興」兩個字了。

他目光一轉，見蕭如初在旁邊的椅子上坐下，側過頭去，正欲與她說什麼，上頭的老太太終於喘過氣來，發話道：「把他給我叫過來！」

丫鬟們連忙應了，去了兩個人，屋子裏便安靜下來，唯餘更漏聲聲。

謝氏哭得久了，只覺眼睛乾澀無比，疼得很，拿帕子擦了擦，又瞥見楊氏面上似

笑非笑的神色，如同譏嘲一般，心中不由得無比鬱結。

謝氏想說點什麼，卻見唐懷瑜笑嘻嘻地盯著她看，眼神卻冰冷無比，心中霎時生出幾分退卻之意，她實在是怕了這個煞星，軟硬不吃，鬧起來那可是真本事，只是見上頭的老太太正在閉目養神，有話也只能嚥下了。

在這安靜之中，等待便顯得漫長，謝氏正坐立不安之際，外面終於有了動靜，一名丫鬟推門進來，後面便是神色困倦的唐懷瑛。

唐懷瑛像是才剛剛睡醒一般，乍一見小廳裏燈火通明，使勁揉搓了一下眼睛，又打了個呵欠，才與老太太見禮。

接著他瞥見一旁的謝氏，面上便露出些許不耐煩的神色來，「妳又來鬧什麼？成日裏閒得慌嗎？」

謝氏垂頭不語，老太太擱下茶盞，道：「是老身叫你來的。」

唐懷瑛聽了，又見祖母面色似乎不太好，瞌睡頓時一掃而光，再一次環顧屋子，彷彿現在才注意到滿屋子的人似的，口中立刻賠笑道：「是是，祖母有話傳我來，我半點沒敢耽擱，這不是立刻就來了嗎？」

老太太慢騰騰道：「老身這裏有一樁事情要問你，你須得如實作答。」

唐懷瑛先是一愣，登時忐忑起來，有點預感到接下來會發生什麼，但話頭到了眼下這個地步，是萬萬也不能改口了，他只能苦著臉道：「是是，祖母要問什麼事情？」

眾人立刻精神奕奕起來，個個都豎起了耳朵認真聽，唯恐錯過一個字兒，不料老太太卻道：「你們都先回去吧。」

這話如同一瓢冷水，把楊氏等人看熱鬧的心思澆了個冰涼，然而即便是心中不願，眾人也不敢違背她的意思，都紛紛起身告辭離去。

蕭如初走在最後頭，待出了正院，忽聽前面的楊氏不知跟誰說話，笑著道：「今兒真是委屈三弟妹了，白的說成黑的，二弟妹也真是沒掂量過後果。」

一旁有個女子聲音嬌柔道：「怕是掂量了之後，才這樣說的。」

這女子說完，黑暗中傳來幾聲竊笑，有人接口說：「可不是嗎？」

蕭如初聽了，心裏頭感到荒唐之餘，又覺得無趣至極。

她皺著眉，聽那些低聲的談笑只覺心煩，順手從丫鬟手中抄起燈籠，往旁邊一照，湊近了，正照著那幾名說話的姬妾姨娘，她們沒有防備，驚叫著以手掩面，退後一步，叫道：「妳這是做什麼？」

蕭如初輕笑一聲，語氣平靜道：「妳們在這指點江山，當真是辛苦了，我可不是得來給妳們打個燈籠嗎？」

一旁的唐懷瑜嗤笑道：「三嫂嫂說得有理，這黑燈瞎火的，沒個燈籠照著，誰來看妳們一群人唱大戲？」

那幾人臉上頓時乍青乍白，唐懷瑜遂愉悅一笑，吩咐一旁的丫鬟道：「來給姨娘們打起燈籠，夜路走得久，待會可別撞著鬼了。」

這幾句話噎得那幾人說也不是，不說也不是，旁邊的丫鬟們聽了唐懷瑜的話，果真連忙過來打燈籠，生怕慢了一步，這位煞星的火就要燒過來了。

大半夜的這麼折騰，即便是蕭如初心中也不免有些鬱氣，她帶著玉綴走在唐懷瑜後頭，眾人沿途各自散去，回院子的遊廊上靜悄悄的，只有輕微的腳步聲響起。忽然，前面的唐懷瑜停下腳步來，道：「三嫂嫂不必把今日的事情放在心上，在唐府待久了，妳便知道有些人總是沒風也要起三尺浪的，犯不著與她們計較，平白惹得自己心煩。」

在唐府待得久了？蕭如初有些發怔。

「三嫂嫂？」

蕭如初回過神來，點點頭，道：「今天多謝四弟解圍了。」

唐懷瑜不甚在意地一笑，道：「夜深了，三嫂嫂還是趕緊回去休息吧，明兒是端陽節呢。」

蕭如初抬頭一看，發現明清苑已經近在眼前了，便與他別過，帶著玉綴回院子。進院子後，兩人就見玉露正在門廊下坐著，一手拄頭，靠在門下打瞌睡，腦袋一點一點的，如同小雞啄米似的。

蕭如初看了好笑之餘，又覺得心中暖意更甚，連忙上前推了推她。

玉露一個激靈，醒轉過來，揉了揉眼睛，迷糊喚道：「小姐回來了。」

蕭如初道：「怎麼在這裏睡？」

玉露打了一個呵欠，睜得眼睛都有些睜不開，嘟囔道：「這不是看小姐沒回來嗎？小姐去一趟，沒什麼事吧？」

蕭如初笑了笑，「沒事，過去喝茶罷了，妳快去睡下吧。」

聽罷這話，玉露這才放下心來，一路踉蹌著往自己的屋子去了。

玉綴把院門關緊，又上了栓，小聲道：「小姐也去睡吧，都快子時了。」

蕭如初經過這麼一遭其實並沒有多少睡意，但是聽了這話還是點點頭，道：「我知道了，妳今晚不必守夜，也去睡吧。」

玉綴還要再說，卻被蕭如初推進屋子裏了。

蕭如初含笑道：「妳睡吧，我自己一個人難道就睡不了了嗎？」

玉綴見她如此無奈地道：「那小姐若有什麼事情，只管大聲喚奴婢便是。」

蕭如初替她合上門，門軸的吱嘎聲在寂靜的院子裏響起，最後歸於平靜，蕭如初攏了攏衣裳，往正房走去，寒涼的夜風吹拂而過，她抬起頭來，院子角落的那一棵梧桐樹發出沙沙的聲音。

這種事情她也並非沒有碰見過，但是被人不分青紅皂白地拉去背黑鍋，她即便是再從容淡定，深夜獨處時，也覺得心中到底是意難平。

沒有人願意聽她說什麼，所有的人都是一副看好戲、瞧熱鬧的姿態，這裏和蕭府有什麼不同？

倘若今天唐懷瑜沒有來攪局，又會變成什麼樣的情況？她即便是死不承認，不願意認下這件事情，那又如何？這可是唐府，她算什麼？

嫁進唐府，雖然乍看之下吃穿不愁，但從要馬車歸寧到正院下人對她的態度，還有今晚的衝突，都讓她不得不思考起自己在唐府該怎麼活。

一個連丈夫的面都沒見過的新婦，能有什麼地位？又有何傍身的資本？

蕭如初滿腹思緒地走著，忽覺得眼前一暗，回過神來才發現自己不知不覺又走到了東廂門口。

她有些躊躇地推開屋門，目光首先便落在對面的窗扇上，窗子關得好好的，她心中稍定，便轉向隔間。

此時已是深夜，萬籟俱寂，蕭如初摸索著點亮了燭臺，書案上仍舊擺著那半闕小令，字跡遒勁自然，筆勢飄若浮雲，頗具風骨，如行雲流水一般。

寫這字的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？

她彷彿聽見耳邊傳來一聲輕輕的笑，燈花漸漸地長了，傾倒在一旁，燭火緩慢地暗淡下去，恍惚中，她看見一隻修長的手，推開窗扇，外面白雪簌簌，凌亂地飄下，順著窗戶落在書案上，片刻便化為點點晶瑩的水珠，那隻手輕巧地從筆架上取下一枝小狼毫，蘸上濃墨，開始在泛黃的宣紙上書寫起來，她抬起頭，極力想看清那人的面容，卻只是模糊一片，彷彿蒙上了一層紗一般。不知過了多久，寒意漸漸侵襲而來，蕭如初猛然驚醒，手中的宣紙悠悠飄落，環顧四周，滿室漆黑，那蠟燭不知何時已然熄滅了。

今日便是端陽節，原本天氣還算晴朗，沒多久太陽被稀薄的雲層遮住了，竟然又開始下起小雨來，蕭如初站在正房屋簷下，看小雨細細潤潤地落在瓦片上，發出如絲般綿軟的聲音。

玉綴撐著傘從倒座房過來，見蕭如初只穿著單薄的中衣，趕緊加快腳步上前，嗔怪道：「小姐怎麼出來了？」

她說著放下雨傘，將蕭如初領進正房，玉露剛好打了熱水進門，兩人伺候她梳洗完畢，便又要去東跨院給柳氏請安。

才一進院子，便見著謝氏在前面，她回頭來看了一眼，招呼也沒打一個，便扭頭進了小廳。

蕭如初沒什麼反應，待後腳進了屋子，卻發現只有謝氏和柳氏兩個人，平日裏十分勤快的楊氏不知為何沒來，一時間，屋子裏的氣氛十分尷尬。

蕭如初神色如常地過去給柳氏請了安，或許是為了打破這滿室的尷尬，柳氏和氣問道：「前陣兒妳病了，如今可大好了？」

蕭如初笑著答道：「多謝母親惦記，已經好了。」

柳氏欣慰道：「那就好，那就好，」她說著又轉頭吩咐旁邊的丫鬟，「前幾日我與綠梅她們一起打了幾個五色絡子，端陽節戴著可以祛病辟邪的，到時候拿一個給三少夫人送過去。」

那丫鬟應了，蕭如初則連忙道謝，又問道：「怎麼大嫂今日沒在？從前她來得最早的。」

柳氏笑道：「她今兒一早就來過了，後來因要回娘家去，這才早早離府。今兒是端陽節，妳可也要回去？」

蕭如初搖頭道：「我才回娘家歸寧沒多久，總是回去，恐引人說道，還是下次再

回為好。」

柳氏想了想，點點頭，「說的也是，可就委屈妳了。」

蕭如初抿唇一笑，就在這時，前院突然鬧哄哄的，柳氏微微皺眉，吩咐一旁的丫鬟道：「去瞧瞧發生了什麼事情？怎麼沒點規矩了。」

小丫鬟連忙去了，不多時便回來，面上似有驚色。

柳氏見狀心中起疑，道：「怎麼了？」

小丫鬟小聲道：「是後院那邊出事兒了，著人來通稟夫人。」

柳氏皺眉道：「什麼事情？」

小丫鬟答道：「是……是蘇姨娘……她、她死在井裏頭了……」

「什麼？」柳氏手上一個不穩，上好白瓷茶盞登時噹啷摔了個粉碎，熱茶潑了一地，她神色震驚道：「妳說她怎麼了？」

小丫鬟哆哆嗦嗦地回答，「方才後院來傳，說是在井裏頭……」

柳氏面色不大好看，問道：「正院那邊知道嗎？」

小丫鬟低聲道：「奴婢不、不曉得……」

柳氏站起身來，「我去看看。」

蕭如初雖然沒有湊熱鬧的心思，可她和謝氏在場，婆婆又發話了，也只能一起去。待三人到正院門口時，便有人出來將三人迎了進去，落坐看茶，一切都井然有序，滿室丫鬟下人，捧茶端水，沒人發出半點聲音，連咳嗽聲都不曾聽見。

蕭如初與柳氏三人一同坐了半天，始終不見老太太，且也不見人出來，柳氏不由得有些坐不住，問道：「老太太還沒起身嗎？」

四周安靜了片刻，一個丫鬟答道：「是呢，老太太近日來身體不大舒適，昨日又睡得晚，現在還沒起呢。」

聽了這話，柳氏也只得按捺下來，意味深長地看了對面的謝氏一眼，謝氏眼神一顫，便轉開頭去，借喝茶的動作掩飾自己的神情。

這一切落在蕭如初眼中，便又另外生出一番深意來。

就在這時，簾子後面走出來一個人，是老太太的貼身丫鬟，叫流螢的，她對柳氏道：「老太太今兒身體不適，起不來身，就不見人了，還請夫人與兩位少夫人回去罷。」

謝氏轉身欲走，柳氏卻試探著問道：「後院的事情，可告訴老太太了？」

流螢回道：「已經報給老太太了，夫人不必擔心。」

柳氏微微皺眉道：「今兒是端陽節，出了這檔子事情，老太太沒說什麼？」

流螢道：「老太太已經發下話了，方才也派了人去詢問，想是過不了多久便會有回信。」

幾句話，不軟不硬地把柳氏的話頭都堵住了，柳氏只得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一切都有老太太做主，我便也不必伸手了，只是懷琛和老爺那邊……」

她說著，語氣微妙地停頓了一下，流螢立刻明白了她的顧慮，便道：「前陣兒五少爺才遞信回來，說端陽節只有一日的假，路遠得很，便不回來了，蘇姨娘的事情，老太太已經著人去送信，想是下午就會回了。」

蕭如初微微一愣，這才想起那死了的蘇姨娘正是唐懷琛的親生母親。
恰在這時，流螢又重複了一句，「一切都會安排妥帖的，請夫人不必擔心。」
蕭如初抬眼望去，流螢察覺到她的目光，先是一怔，爾後抿出一個恰到好處的微笑來，道：「夫人和兩位少夫人若是沒旁的事情，奴婢這就去伺候老太太了。」
柳氏擺擺手，「妳去吧。」

柳氏一行三人出了小廳，外面的雨不知何時已經停了，乍然從昏暗的小廳中出來，見著那亮晃晃的太陽，蕭如初只覺得眼睛都被刺痛了，目光隨意一瞥，就見謝氏走得飛快，不多時便見不著人影了。

柳氏與蕭如初走了幾步，便道：「今兒是端陽節，外面熱鬧的很，妳若是在府中覺得悶，可以出去走走。」

這話顯然是不想自己打聽蘇姨娘的事情，蕭如初應了聲，望著柳氏也匆匆而去的背影，並不多言。

過了一會兒，玉綴低聲道：「小姐，我們現在回嗎？」

蕭如初想了想，道：「回吧。」

暖風送過，夾雜著不知哪兒帶來的花香，暖融融的，只是蕭如初卻覺得心底發涼。

Crescent Family